



浪迹天涯 萧乾传

李辉著

· 传记文学丛书 · 传记文学丛书 · 传记文学丛书 ·

传记文学丛书

浪迹天涯 萧乾传

李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浪迹天涯——萧乾传

李 辉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 昌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 × 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8 插页 255 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 — 9535册 (内精装本990册)

书号：10355 · 844 定价：平装本2.75元

精装本4.40元



——萧乾近影——

1926年在崇实中学，萧乾（后排左一）
与同学们组织了“少年互助团”。



中学时代的萧乾

而是也沒有資格那樣叫他們，因為他們比我還老還兇——
輕輕地坐在牀上，他們也就像這院裏住著病房的——大金子患的病
人一樣，不作聲地躺下去了。他傷感地搓搓手，壓下身去，向
他們說，安心地作夢罷！你們唯一愛的东西，我都堆在傷
心身上了。願這氣息說着荒年的印象，使你們的夢境圓滿
放心，我們是如期待你們的子孫，把你們一代一代地埋在
一處兒。

燕京大學

方面身子彎成弓形，那鎌刀似的老眼們却毫無動靜。只
甜甜地睡了。

夜，由山邊，由江上，
張壽似地聽來了。

我倆如是袍長臂的神父們，
（三）死在他們印死床畔，看着這

六條無可責難的生命，直到順便帶一個老太太的聲音，
（時）

梅就被叫回家吃飯去了。

九月二十九日

韓乾的处女作《蚕》的手稿最后一页，修改处为沈从文所批

1932年，萧乾利用
大学假期到绥远采访



1935年，萧乾和文坛的朋友们聚会在天津公园。（后排自
左至右毕矣午、萧乾、靳以，前排自左至右何其芳、李尧林、曹禺）



1939年，初到英国的萧乾。



P.E.N. NEWS

No. 110.

March, 1940

Price 4D.

CHINESE LUNCH

The next

LUNCH

will take place on

TUESDAY, APRIL 2nd, 1940, at 1 o'clock for 1.15

at

PAGANT'S RESTAURANT, 42/48, Great Portland St., W.1
(Alexandra Hall, first floor)

Chairman: STORM JAMESON

Guests: H.E. THE CHINESE AMBASSADOR

Mr. HSIAO CHEN will give a short account of CON-
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See Editorial).

Members of the P.E.N. intending to be present should notify the Secretary by Saturday morning, 30th March; in any case not later than Monday, April 1st.

Each member may bring ONE guest, whose name should be given. It will be assumed that members wish to sit next to their guests unless they expressly state otherwise.

The price of the Lunch is 4/6 to be paid to the waiter at the time. Price includes coffee and tips, but not drinks. Tickets are not required. Members who have accepted and fail to give twenty-four hours' notice of their inability to attend are liable for the cost of the lunch.

HERMON OULD,

General Secret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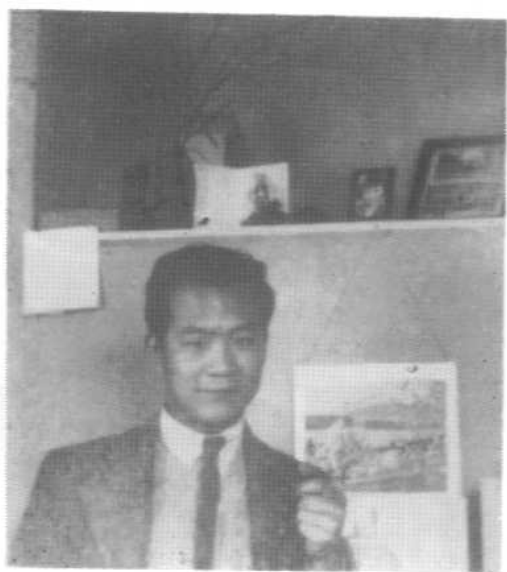
11, Gower Street,
London, W.C.1.

Telephone: Museum 9137
Telegrams: Lonspenclub, Westcent, London.

1940年3月，英国伦敦笔会举办午餐会，请萧乾演讲，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图为当时的通知，划线处为英文“萧乾”。



1943年，伫立剑河旁的萧乾。



1944年，在剑桥大学
王家学院的书房里。



萧乾正给公谊会援华青年上课。



当上随军记者的萧乾在南德巴伐利亚学滑雪。

四國首席代表演說

加強和平機構力量

四國輪任主席者則退出會議
四國首席代表昨日會商結果未發表
大會設教委會十一國為委員

敘黎問題熱烈討論

安全理事會中兩種意見
南斯拉夫指責波軍

聯合國大會成就

大會時間於國際外交史
是各國政治家的外交史
是聯合國合作史有許多成就

和平 正風

以經通

安全理事會昨續商討

荷蘭代表堅持保留主權
烏克蘭要求表決其提案

舊金山大會昨商議程

四國外長前日再度會晤
對大會計畫作最後檢討
大會開幕盛況

聯合國大會的成敗

英報檢討威爾遜情勢並未變壞
英臥間的裂痕只是表面化了
波蘭不伏權的應用為第三強協同

原子彈秘密洩露案

加開會商美國關切
蘇特利爾續捕嫌疑犯
美報要求將真象公布

二次大战期间，身为随军记者的董乾从欧洲战场发回的通讯、报道。



1945年，萧乾与美军记者们的合影。



1946年归国途中，萧乾（前排左一）与新加坡记者在一起。



“文革”中萧乾和夫人文洁若的合影。



1984年，萧乾重返当年欧洲战场。



1980年萧乾与巴金重逢。

与老年人相对（代序）

张辛欣

李辉的勇气真不小，我的胆子也实在太太。

以而立之年划线，他在线下，我在线上，做什么都合适，偏偏，他为一个还在世的老人写起文学传记来，而那老人自己的文字，在文字中自己表达的自己，都正是如此的精彩！我呢，居然应了作序——

生平头一次。头一次就为一位一辈子从事文学工作的老人的文学传记作序。

恰恰，最怕的是老年人。怕老年人的学问，怕老年人的经历，怕老年人无所不包的意容，怕到见了心里尊敬的老年人的面，就远远地逃窜到一边去；再不，便以嬉皮笑脸代替恭恭敬敬。因为见了太多的恭恭敬敬装着孙子背后的不屑，觉着，嬉皮笑脸，总好过真假难辨的恭敬。自以为吧。老年人若以为少年得老，认栽便是。

和老年人之间隔着太多的东西。

跟萧乾老师有过一次较量呢，是在一份杂志上。笔谈妇女职业、爱情、婚姻的矛盾。参加笔谈的是四位之多，一位舞蹈家和她的丈夫，代表着动律的和谐，我以切身的感受认定，无法调和！对这几方面同时怀着追求，就只有总在不安宁中渴望平衡；萧乾老师潇潇洒洒地歌颂着妇女解放、议论着男女平等。我心里说，上了年纪的人就剩了一片心平气和！

真见着萧乾老师，是为演出他翻译的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先是读《培尔·金特》，读得撼然。对易卜生有了全新的崇拜，对翻译家萧乾老师的形象也大惊，能把《培尔·金特》介绍过来，首先是能识“培尔·金特”这人物形象的人，得具备一颗对这世界狂追不舍的想象力和体力，天真、野性、复杂、可能堕落，但又有宗教感的灵魂！

后来去他家作客，他送了几本书给我，其中一本是《梦之谷》。静夜便读，读出一颗少年人多梦、多愁的灵魂。又是一惊。

及到更熟了，读他的《海外行踪》。读出一个不带地图在这世上走的年轻人，每每对着书咯咯地独自乐，乐着，对照着自己的人生旅行。

早已认定，和老年人的相识与交谈，都只有在他们的书中。在流转的时日中偶然面面对，仍然只有嬉皮笑脸的抵挡。

于是，从来也没有当面问问萧乾老师的身世，更不要说细谈、深论什么了。敢？！

这个冬天，对我来说，照样是紧张而又寂寞的。紧张寂

寞之外，又添了安眠药也不起作用的失眠。夜间，写累了，便赶读李辉《浪迹天涯——萧乾传》的手稿。这传，将我在萧乾老师自己的书中直悟的，他变成一连串活动画面中的“他”；自然，我知道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关于他的，和他有关的别人的，那些人各自的命运走向，通过这一个人的传也叫人默想良久。想得更多的，还是传中的萧乾。通过“传”，我揣度这个隔代的，同样活生生的人的奋斗、徘徊、苦闷、挣扎。我既看重这个人的奋斗，看重他在机遇到来之前的准备和当机立断的见识。也企图透过这“传”，揣度一颗灵魂的曲折历程。对指引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后者。由此便想到文学传记的写法。这“传”，大约是李辉一半心中，一半笔下的萧乾老师。李辉也不容易。为上一辈人写传，总是敬仰表达得更多，对人物素材的分析藏在其中，藏得也许不得不含蓄，而又对素材的占有太多惊喜，喜得忙于呈现各位著名的文学人物；而在对个人情感经历的描绘之外，他倒有分析，这分析也许还很合乎许许多多正派的人，包括萧乾老师自己的看法。但我竟以为，人生哪有那么多直线？曲线也是难说的，萧乾老师终于遇上洁若老师，已是培尔重逢索尔维格的戏剧式人生了，令人羡慕！自然，这是在我眼中读出的意思。

其实，无论如何真实地描绘，再现当时的社会、心理氛围的文学人物传记，也不可能是“忠实”、“客观”的。传记中的人物，总是笔者眼中的。写出来，印成书，又是读者眼中的人物，又带了另外的联想因而加入另外的色彩。这里边，有多少萧乾？有多少李辉？有多少我？又有多少将要读这传的你加添或减去的成份？